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于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縣同懸錫于章反坫丁念反繡或作綃音消黼音甫

朱子曰諸侯不得祖天子然左氏鄭祖厲王何也此

必周衰諸侯僭肆倣此違條碍法事故公廟設于私家

陳氏澔曰舊讀繡爲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丹朱染繒爲赤色也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綃素皮弁服朝服元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

萬氏斯大曰說者據左傳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公謂以周公故得祀其所出之祖故立文王廟非也又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得郊禘故立文王廟亦非也左傳雖言周廟不明言是文王

廟而魯之郊禘始于僖公其謂成王賜之者後人假托之辭也魯安得有文王廟左傳所云周廟葢卽頖宮也魯立頖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見后稷文王爲周天子之祖而魯得祀之于學遂謂爲周廟是則魯之祀后稷文王于頖宮者以之爲先聖先師而非以爲祖也謂之周廟已非其義謂之文王廟不幾于祖天子乎使魯果天子祖而立文王廟此記何以不明言之也或曰諱之也夫記禮之文與春秋不書内惡異何爲諱之乎曰子何以知頖宮之祀后稷文王曰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

有事于頖宮先有事者告后稷也周公之言曰文王
我師也然則魯學以后稷爲先聖以文王爲先師何
疑哉
姚氏際恒曰白牡大路皆指周言鄭氏謂殷天子禮
蓋因明堂位殷白牡及大路殷路也而云不知魯頌
白牡騂剛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周何嘗不用白牡大
路乎明堂位之言決不可信且亦未聞殷諸侯有僭
禮者鄭氏之言何其不審量而出乎繡黼謂衣領上
刺繡爲黼形釋器所謂黼領是也繡即尚書黼黻絺
繡之繡鄭氏改繡爲綃非孔氏曰五色備曰繡白與

黑曰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黼爲綃按白與黑曰黼
五色備曰繡此考工記云對舉則其義如是分言則
黼爲黼形何以不可共爲一物之有諸侯五句文亦
主三桓而言以其祖桓公而以桓廟設于私家也故
言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先以諸侯不敢祖天子作起
故于大夫下有說而于諸侯下無說也于諸侯無說
者魯有文王廟自周公時已有之矣然據正義諸侯
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二語凜如冰霜烈
曰不獨大夫祖諸侯之非而諸侯祖天子其非自同
不得以魯有周廟鄭祖厲王遂謂大勳懿戚所宜有

也孔氏于大夫不敢祖諸侯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爲之說左傳乃春秋時制不可援以說禮也

陸氏奎勳曰繡黼謂繡黼于裳也丹朱中衣謂以丹朱爲中衣之飾鄭注皆訛

姜氏兆錫曰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殷祭尚白牡其後作賓于周則用之若諸侯則用時王之牲耳又玉磬爲天子之樂書言鳴球是也諸侯止當擊石朱干舞器以金飾其背謂之錫冕舞者所服非天子不得朱干飾錫而冕服以

舞若其乘則亦合用時王之制不得乘殷之大路故皆爲僭禮也兩旁築土爲臺諸侯臺上加屋而門當其中是爲臺門旅道也樹屏也天子諸侯立屏當所行之道以蔽內外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是爲旅樹坫在兩楹之閒兩君相會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是爲反坫諸侯朝祭服之中繡黼爲領赤繒爲緣是爲繡黼丹朱中衣而大夫用之故皆爲僭也繡黼讀爲綃石梁王氏曰當讀如字故天子微至而天下之禮亂錯簡當在由三桓始也之下言天下以勢利相尙不奪不饜而禮以是亂蓋結上八條之總詞也方氏曰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貴相覦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幸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三者爲先三者失天下之禮亂矣魯三家始立桓公廟陳注云諸侯不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舊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得立文王廟也公孫不得祖諸侯而公子得祖其先君故公子爲大夫而受采得立宗廟也王之母弟或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內亦得立祖王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祭祀之

禮此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不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不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方氏苞曰相賂以利其所欲得非貨財也春秋時五伯者主齊盟凡先會者後卑而先獻載書先列或世子與會而先于國君皆以利爲誘　又曰三家歌雍季氏舞八佾皆由始立桓公之廟遂自謂可用諸侯之禮故末流馴致此極其端必開自僖公之德季友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可不懼哉疏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得祖先君公子爲

大夫得立宗廟于其采地非也左傳見亂世之事前
㨿以爲典禮而祀之耳戰國時薛文欲立先君之廟
猶必因閒以請于其君則出于特賜所非有定制可
知矣陳氏集說引周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
廟而謂王子母弟得立祖王廟于采地益非也周官
無此文乃注語耳王子公卿大夫士皆頒禽不必有
祖王之廟公卿子弟致福于王亦非以王之賜禽
鄭注周官紕繆多加此不足據也左傳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乃虛言世系所自出亦未可爲立廟之徵
任氏啟運曰孔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得祀其

所自出故魯立文王廟公子為大夫得立宗廟于采地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王子毋弟無功德不得封食采畿內亦得立祖王廟愚謂皆非也天子之子以上德封不以上德祖天子且言無功德不封亦于采地立祖王廟是無人不祖天子矣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左傳吳子卒臨于文王廟蓋魯為諸姬之大宗昏媾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姜歸周多使魯主之故立文王廟以為統宗之地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非以為祖故有告而無祭也若以為祖則大祖當祀文王而周公不得稱太廟祫禘當

于文王廟不在周公廟矣若季雖爲三家之宗而君在焉昏喪皆告于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不得援魯立文王廟爲例而立桓公廟且以爲祖而祭之也邑有先君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絳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傳言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廟於其邑也又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祀凡祭祀歸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祀既祭反命于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乃卿大夫之祖臣祭亦歸福于公曰膳禱祀亦及先臣若所云百辟卿士之有功

于民者或其地有山川又因國之無主後者非祖王也儒者說經欲以明理而曲爲非禮緣飾可乎

齊氏召南曰此經似卽指魯之僭其不斥言魯者爲本國諱也白牡魯頌有明文朱干舞大武則子家子以譏昭公疏似非　又曰宋祖帝乙先代之後自無可疑鄭祖厲王此卽僭禮之始疏謂有大功德云云非也謂諸侯有大功德卽可立天子廟此從魯人僭祀文王故托爲此說非禮之正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孔氏穎達曰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

子孫又無功德所以存之者猶尙尊其往昔之賢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義向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存三恪者不過于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崔氏曰郊特牲云存二代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二王之後來助祭又公羊說云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

上皆無詔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此主前一說也唐天寶議曰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据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据二代之後卽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卽謂之三恪武王所封偶契二王之後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不得錄其後故亦存之因謂之三恪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也是知無五

代也此主後一說也今列之于上以備參考然此等
之禮亦第可行于周而不能通其說于周以後何也
如秦亦一代漢興將與周並封之乎是則所謂天子
存二代之後者亦非百世通行之禮矣又按崔氏之
說與記文之義相合徐伯魯本之故曰存夏殷二王
之後而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通典之說與記
文相違郝仲輿本之故云凡古神明後先王皆欲存
之今謂尊賢不過二代何居
朱氏軾曰凡受命爲天子必封前二代之後使得自
行其禮樂正朔以爲本朝法故曰尊賢也二代之前

豈不可尊然世遠不能盡法周封虞後商封唐後封之而已不存其禮樂正朔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章雜釋典制也二代夏殷也雖國滅猶尊其賢也不過二代蓋約詞春秋左氏云周封夏殷之後以上公封黄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徐氏師曾曰不爲臣仁也然不繼世義也

彭氏曰德非象賢固不足繼而其國繼統有人則其祖宗之祀亦不絕矣其出也苟非有甚惡則其國于易世之後亦可復返其子孫而收恤之或其子孫果

賢雖不反其國家而異國亦可隨才而錄用之使其本國果無後則興滅繼絕之仁爲方伯者自當任其責矣

萬氏斯大曰按喪服傳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葢不臣者主之所以厚賓服之者賓之所以報主各盡其道而已

姜氏兆錫曰諸侯失位而寄他國謂之寓公其國不敢以爲臣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不繼世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鄉許亮反下同辟音避

余氏心純曰天秩天敘天命天討一皆奉承天道之德威而不失是謂答陽之義守典奉禮受命行法無非將順大君之德威而不失是謂答君之義故答不專是向也

姚氏際恒曰君之南向答陽之義所謂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是也非爲答臣之故若臣之北面則爲答君故也又非答陰之義語似對而義實異大夫爲諸侯之臣于其君不使稽首所以尊諸侯也諸侯之爲天子之臣于其臣必用答拜所以尊天子也然則實似大夫尊家臣諸侯尊大夫矣恐致後如魯之政

逮于大夫與三桓子孫微則奈何故有制禮本善而積久不能無弊者此類是也記文曰非尊家臣此一語殊有關繫

姜氏兆錫曰答猶對也諸侯于天子稽首大夫于諸侯亦然惟家臣于大夫則否非尊重其臣也蓋大夫稽首于君而家臣又稽首于大夫則似一國兩君矣故避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

姜氏兆錫曰弗親者使人往獻而不自往也不面拜者入告即拜而不面于君也親見君而拜則煩君答

拜矣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音傷

徐氏師曾曰室神先祖五祀之神

陸氏奎勳曰古本禓作儺最是石林葉氏謂儺以禦陰禓以抗陽于義猶通鄭注以禓爲强鬼名誕甚

姜氏兆錫曰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卽此也舊說禓强鬼名也儺以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廟之阼使神依巳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以安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孔子曰士使之射

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言射者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又能合射之容節乎蓋嘆美其德而勉人也不敢以不能辭而惟以疾辭者以生而設弧于門左已有射道故也
亦勉人之詞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姚氏際恒曰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與此文合
陸氏奎勳曰此譏魯救日之失禮也一日即朔日諸侯伐鼓于社已屬僭禮于朔用之失更甚矣季桓子

將祭齊三日而一日鐘鼓之音不絕故夫子云然此由王氏臆造耳

姜氏兆錫曰此下各章多明祀禮而此首指其失禮之事也用之謂用之以祭也齊者不聽樂恐致慮散也今三日鬪乃二日擊鼓何居乎蓋有爲而怪之之辭

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繹音亦祊百彭反

成氏伯璵曰繹者言絡繹相連續殷曰肜言融融不絕夏曰復胙復追昨日之祭繹祭本爲賓尸也賓尸

在堂上告神則入室是門外之西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正祭之日祝告至室又延尸于堂又繹之于廟門之外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不知其所享也注正祭之日又設饌于門側階詩曰祝祭于祊此門旁也恐非門內之西堂

陳氏祥道曰禮有正祭之祊求諸遠者也祊于西尊其右也詩曰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爲祊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于門內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爲門外蓋祊其位

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以祊爲門外益祊其
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
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于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
于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于門外
之西室繹又于其堂孔氏穎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技
尸在堂于義或然

姚氏際恒曰鄭氏諸解多混祊繹爲一又以祊爲祭
于門外且以爲繹祭于門外皆誤凡祭從無在廟門
外者楚茨詩曰祝祭于祊毛傳曰祊門內也釋宫曰
閍郎祊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祊謂廟門也

其謂之門謂之廟門者皆指門內非門外也假如言
堂言室自謂堂內室內非堂外室外可知本篇後云
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蓋室與堂庭在內爲
近廟門在外爲遠故曰求諸遠也祭統曰詔祝于室
而出于祊蓋本此求諸遠之文以遠爲出謂由室出
也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亦本此求諸遠之文以遠爲外謂堂之外也今本文
謂祊之于東方爲失則祊宜在廟門內之西方也此
社傳言祊之義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穀梁曰繹

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祭義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爾雅曰繹又祭也絲衣詩序曰繹賓尸也今本文謂繹之于庫門爲失則繹應在廟門內在庫門內是廟門外也下云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則庫門在廟門外可知又家語衞莊公變宗廟易市朝高子問孔子孔子答之如此云此經傳言繹之義也總而論之祊與繹名不同也祊是求索于門之義繹是繹思無已之義義不同也祊是今日之祭繹爲明日又祭時不同也繹不可在庫門內祊不可在東方地不同也則祊與繹其不可混也明矣鄭氏于楚茨詩曰祊

門内平生待賓客之處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又以祊爲門外矣于楚茨詩曰與祭同日旣以祊爲祭之日矣于禮器爲祊乎外曰祊祭明日之繹祭也又以祊爲祭之明日矣于此章曰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與下文索祭祝于祊曰謂之祊者以于繹祭名也則又混祊于繹矣于此章曰繹又于其堂神位于西也孔氏曰繹祭之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則併以繹爲門外矣凡如是之錯亂無定不一其說者何也蓋由誤泥祭統出于祊與禮器爲祊于外之文而認祊爲門外也然又見言祊之文本在門內

于是以門內之祊屬之正祭而門外之祊則屬之于繹焉故不難混祊于繹既以祊屬之于繹又不難以祊爲祭之明日既以祊爲門外又不難併以繹爲門外其相因致誤如此孔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之西室方謂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此循鄭之誤其解禮有若兒戲而陳氏禮書嚴氏詩緝悉本之嗚呼鄭氏釋禮不憚一人而先後異詞一事而彼此異義故禮文因鄭氏之注而紊亂寔甚矣陸農師及近世朱汝礪亦皆駁鄭祊繹相混之非然未嘗爲之考訂祊繹之正義與鄭所以致

誤之由及凡祭從無在廟門外者則人終未能曉然故詳辨之如此

姜氏兆錫曰繹者祭之明日接尸又祭也祊者祭而求神也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繹之接尸當于廟門外西室祊之求神當于廟門內西室朝市當于市內近東故三者皆為失禮按家語曲禮公西赤篇此為衛莊公反國變宗廟易市朝而發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大音泰褻息列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

傅氏咸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又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爲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

楊氏復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言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　又曰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

陳氏澔曰薄書作亳薄社于周爲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

姚氏際恒曰按社是祭地名與郊祭天爲對立社祭地因名社猶于郊祭天因名郊也記文此節及下節是言社天子適四方以下是言郊其文亦兩兩相對如郊曰大報天而主日也社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郊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社曰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郊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郊曰用辛社曰用甲郊曰大報本反始也社曰所以報本反始也則社爲祭地明矣至所謂社稷

者稷統五穀而言以其首種先成也稷從土生故稷附于社土以生稷故祭社亦兼祈報農事也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然祭社必及稷祭稷必及社故有言社而該稷者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其于祈穀農事有單言社者詩甫田曰以社以方雲漢曰方社不莫是也有兼言社稷者載芟詩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秋報社稷是也是故王者有天下必立社此社社即記文所謂大社也此外惟亡國之社即記文所謂喪國之社及薄社也立亡國之社所以寓鑒戒之意而侯國亦社之侯

國以本朝之社謂之周社見左傳其亳社春秋書亳社災左傳陽貨盟亳社此魯之亳社也左傳鳴于亳社此宋之亳社也又左傳閒于兩社杜注謂周社亳社是也是王者祗有大社及亡國之社別無他社明矣自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其云大社國社是已云王社侯社則杜撰之名他經傳無見也因而自漢以後類皆二社（亡國社不立）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其于王社或謂建于大社之西或謂建于藉田或謂在

庫門內之右皆莫能定其處陳用之又謂王社侯社爲國中之土示無預農事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祈穀在焉皆有稷凡此者皆祭法之言誤之也至于周禮大司樂夏日至祭澤中之方丘不言社而言地非也而方丘之名亦無稽又昭二十九年左傳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爲五祀之一稷爲田正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周棄亦爲稷國語亦云農能植百穀周棄繼之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祭法本之亦皆不經未敢信而鄭氏謂社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是謂地神其祭配以句龍后稷賈馬王之徒謂社祭

句龍稷祭后稷是謂人鬼紛紛各主神鬼以相爭難皆一掃而空之可也若郊則惟天子得祭而社則自天子至庶民皆得祭之所以然者尊父親母之義也大夫不得別立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謂大夫以下成羣是也置社立社之名亦杜撰說者謂大夫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庶民則二十五家爲一社見杜注後世里社卽其遺意也下云惟爲社事單出里左傳云書社千社清邱之社月令云仲春命民社此皆言民社也下云惟社邱乘供粢盛此言大夫社也凡郊社之義郊特牲爲近古故予以

是爲主而詳其說焉此云日用甲而召誥用戊則不同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祭地之禮也墻者社稷之壝也社不屋惟立之壇壝環以墻而已必南鄉祭之者地秉陰社乃陰氣之主故設其主使面于北墻而君于北墻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義日之始者甲爲十干之始也餘見月令仲春命民社薄書作亳商邑名周立其社而以爲名也商于周爲喪國而必立其社者示戒之意也白虎通謂王侯必有誡社是也屋其上則陽氣不入牖于北則陰氣可通

齊氏召南曰以社爲祭地固無可疑元儒黃澤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豈有可辱可責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黃氏能疑于古人所不及疑又曰月令擇元日命民社疏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乘時證反共音恭粢音資盛音成

楊氏信齋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曰侯社所祭者一國之地而已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子之地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

馬氏端臨曰鄭于天子之祀皆分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究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于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也

徐氏師曾曰凡祭有分限唯社無所不通故家皆以

中霤爲主是卿大夫得祭也國以社爲主是天子諸侯得祭也土者物生之本始故禮無不至報本反始故心無不齊是庶人亦得祭也然此特論其通乎上下云爾至于稱名之異品物之殊則亦未嘗無別也

萬氏斯大曰此天子于夏日至祭率土地示于北郊之社也卽大折卽方邱無稷說詳質疑

姚氏際恒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此言民社也鄭氏執周禮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謂往祭社于都鄙非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此言天子諸侯社也爲祭社田獵也唯社邱乘共粢盛此言大夫社也疏引皇氏謂

大夫以下無藉田故以邱乘之民共之是也

朱氏軾曰社之立所以親地而神之也唯神之故祭而報焉地載萬物五句言所以神地道之故兼言天者謂載物與垂象同功也天垂法主于教教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地取財主于養養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尊敬也親愛也敬故不敢祭唯天子爲民祭之愛故庶民皆得祭焉

姜氏兆錫曰神神之也地載物生財道同于天故祭社所以神地之道而親之也美報謂美善其報也中霤亦土神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而後世因之也

家國猶言內外也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國主祭土神于社皆示不忘本之意也或訓家爲卿大夫國爲玉侯者非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田獵也乘猶甸也井牧之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車一乘故名甸爲乘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言唯爲祭社之事一里中每家一人盡出供事唯爲祭社而獵則國中皆行無畱家者唯祭社之粢盛則使邱乘共供之蓋以報本反始故也報者酬以禮反者追以心

方氏苞曰朱軾曰尊天故臣民不敢祭惟天子爲民祭之親地故庶民皆得祭也　又曰不唯王社大社

侯社國社之粢盛宜取諸藉田卽卿大夫之置社亦宜取諸圭田邱乘供粢盛盡州黨縣鄙之社事使民咸出其力而有司爲之主蓋示以報本反始之義而震動恪恭于農事也

齊氏召南曰社與郊對則社是祭地經文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言尊天而親地則王肅輩謂社是祭句龍者非也但郊社對言必是圜邱方澤爲祭天地之大禮耳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卒祖忽反鹽依注作監

徐氏師曾曰此因社言之者其義有三人心繫于社稷一也兵衆聚于社二也君親誓于社三也有國者安得不謹兵戎重祭祀以安人心而衛社稷哉此先王制禮之深意也

姚氏際恒曰此因言社而及田獵之事蓋以凡田者必誓于社以習軍旅故也下以祭則受福句汎言田獵獲禽以祭之事非單指祭社也周禮大司馬仲春蒐田祭社即襲此文爲說而易季春爲仲春其云祭

社卽附會以祭則受福之文也鄭氏執周禮解此文亦以此爲田以祭社旣已自謬又見周禮祭社是仲春心疑此云季春爲誤于是又執司爟季春出火而民用火遂謂記者誤以季春出火爲親誓社如是則其田以祭社者自在仲春而非季春矣不知司爟季春出火亦卽襲此文也況豳詩田事本行于季月周禮之仲春豈可爲据乃謂作記人爲誤嗚呼周禮出西漢之末曾是周秦閒人而誤讀之乎旣取周禮仲春之事以此季春爲誤又取周禮季春之事以此季春爲誤令作記之人直無處開口矣

朱氏軾曰出火焚蕎萊也既焚乃田簡車賦去其徹也歷卒伍整其列也誓社誓于社也習變習其變之節也驅禽流動紛紜所以示之利使其歆豔以觀其用命否也不用命者必懲故其志畏服不貪其得不使犯命貪得也人非不豔利苟非服其志未有不貪得者限之以軍命所以服其志而止其貪也

姜氏兆錫曰火大心火星也建辰之月出見東方其時乃焚除草萊以蒐也簡閱賦兵歷數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謂誓衆于社也變動也觀猶察也以左右坐起之節而觀其熟習變動以練之也此講武

之法也流亦動也逐禽流動而鹽以利也犯命謂貪
競也利雖可歆而獲皆有制故又察其貪競與否以
過服之也此獲牲以禮也以戰則克本講武以法而
言祭則受福本獲牲以禮而言疏曰祭社既在仲春
焚田當在其月記者誤患按周禮大司馬曰仲春教
振旅火弊獻禽當如疏說爲正但月令又稱仲春毋
焚山林不可解凡月令禮制多與周禮不合也
方氏苞曰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鹽當作驗音近而誤
也
任氏啟運曰社社有與郊對舉者北郊方澤以主社社而

名社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致天神夏至日祭地元舊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而天神降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于方澤奏之而地元出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禮言昊天上帝不言皇地元省文耳社有與稷並稱者庫門右社稷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責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春官司服祭社稷則絺冕秋官士師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此

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大朱朝日少采夕月皆非祭天春祈社稷秋報社稷及宜于社皆祭一國之地而言大地自胡氏有社無北郊之說而昧昧矣是篇言郊多屬圜丘而日用辛日用甲春出火多主祈穀葢天尊故祭多舉其重地親故祭多舉其近也而胡氏之誤遂由此起矣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浙江書局刊

金承楪校
郭學欒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天子適四方先柴

徐氏師曾曰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守適四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岳有覲諸侯觀民風考正朔一王制明賞罰諸事然初至皆未行特先燔柴以告至於天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祭天之禮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

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反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于明堂此議方正

陳氏澔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有子月寅月之異今以朱說爲定

徐氏師曾曰既曰圜丘曰泰壇矣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因其地而爲名也牲用騂者周尙赤也

姚氏際恒曰天子適四方先柴諸本多別爲一節郝

氏本合之皆作郊祀之禮謂此爲在外告天之禮以下爲每歲祭天之禮從之孔氏謂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按此文本謂王者郊祭在子月冬至之日故云迎長日之至此自爲不易之典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祭天于圜丘卽襲此爲說而易郊以爲圜丘鄭見周禮與此不合故以彼爲子月祭天于圜丘之事此爲寅月郊天之事郊自郊圜丘自圜丘也不知經傳從來言郊祀郊社其事祇行于郊所謂于郊故謂之郊者別無有圜丘之名圜丘周禮杜撰

之說也王子雍以爲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不能出周禮之範圍耳鄭既用易緯之說以此爲建寅之月而于迎長日之至句無以通之則曰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按長日之至謂前此日已極短自冬至而日長復至焉月令以夏至爲長至至作極解此至作到解又不同此第以日之長短論也若云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則以日與夜較而分長短矣其一味欺世不顧有識者勘破如此且以寅月而即迎卯月之日抑何豫事乃爾又可發哂也天報天而主日天體爲陽日又陽氣也長日至又陽氣始生也故曰主日猶上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蓋天地雖分祀而祭天之時地亦從祀則主日亦宜配以月耳周希聖謂大報天當以昊天為主此言主日誤郝仲輿謂以日主天則是日尊而帝反卑此皆泥其辭而不能通者然則社祭土而主陰氣何不亦駁之云主陰氣誤陰氣尊而土反卑乎若鄭謂天之神日為尊此本周禮天神為說殊謬周郝之說及誤于鄭耳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南方為陽人君南郊行郊禮答陽之義猶上云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氏曰日太陽之精也蒙上主日之義解及誤

姜氏兆錫曰至猶來也冬至日短極而漸長故其祭爲迎長日之至郊以祭天而主于迎日者方氏謂天尊無爲可祀以其道而不可主以其事故以日爲主也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惟人本于祖故冬至祭天于郊而以稷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愚按此下九節並見家語而家語本未爲詳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也天地之性謂其本然之性陶匏之器皆物性之本然也

方氏苞曰祀天之禮見于經傳者甚略然周禮大司樂奏圜丘之樂則天神皆降記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是凡天神皆從祀于圜邱而莫尊于日故曰大報天而主日也特邦國禮亾屛攝次主之位度不可攷耳其牲禮則並統于祀天之騂犢養牲必二帝牛之外惟稷牛而已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分而特祀之則牲幣各殊而從祀于圜丘則一統于帝牛之燔燎也

齊氏召南曰何不云冬至圜丘之祭鄭往曲甚日至冬至極短從此漸長是即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中春

未暑而暑漸至故曰迎暑及中秋未寒而寒漸至故曰迎寒必謂卯月日長以寅月迎之此拘泥之過也惟王肅用董劉之說直截明快此經意郊何以用辛由周始郊時冬至日遇辛其後凡冬至後辛日則郊天也經文甚明而鄭謂是魯禮自生荊棘矣又按圜丘卽郊名號異耳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孔氏穎達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　又曰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鄭以祭法

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
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鄭既祭法
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
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云禘大祭
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
非圜丘及郊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子頌無帝嚳配
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
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
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壇則
圜丘也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于

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案孔疏所載本非指此記注說言因係此記疏語故附存之

楊氏復曰鄭氏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爲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爲兩事周既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郊夫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爲魯豈不繆哉

陳氏澔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是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按鄭謂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此說非者此董仲舒劉向之說也不知其說正是

何則日以至即上長日之至同指冬至之郊言鄭執周禮圜丘之說以郊與圜丘異故以上節爲寅月之郊出解長字謂迎卯月長日而此云日以至併無長字則其爲日至更無以辨矣于是不得已以爲子月之冬至焉然又慮此爲子月不仍混于周禮之子月乎于是以爲非子月之圜丘而子月之郊焉然又意王者從無子月祭圜丘又子月郊者于是以爲魯無子月之圜丘而有子月之郊焉然又意本文明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安得以爲魯事乎于是駁記文曰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焉

嗚呼其作僞亦良拙而其用心亦良苦矣則皆誤信周禮之過也諸儒自王子雍而下亦多知鄭解上節爲寅月之郊之非及解此節爲魯郊之非然終不知周禮之圜丘不足據故其言多格格不達又不得鄭之隱意亦不能盡發其紕繆而使人信也孟子曰我知言蓋以此哉董仲舒劉向解冬至不誤而解辛字爲陽氣辛用事亦非也鄭非其言冬至故亦不用其解辛字之說而別以爲人君當齊戒自新尤非也夫凡祭獨不當齊戒自新乎王子雍用董劉之說又曰始者對建寅祈穀之郊爲始張子厚曰自冬至之日

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陸農師曰郊之用絕句言郊之用者辛也今周之始郊日以至已上諸解亦皆迂折且失語氣陳可大曰問郊之用辛者何謂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之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此解于上下文意貫通呼應了然嘗謂解經以後出而勝者此也第謂自後用冬至後辛日猶欠分明冬至後三辛皆可用但必卜之故春秋書卜郊穀梁傳有上辛中辛下辛之說也下云卜郊亦是也徐氏集註既用陳解又謂記文以用辛爲非禮記文無非之之意王者之郊惟冬至爲

最大此正郊也外此則孟春祈穀亦名郊此郊之小者猶之夏大雩之類耳冬至之郊以郊特牲此文爲正孟春之郊則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及左傳孟獻子曰祀郊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是也然此孟獻子言郊月令不言郊也王子雍雖分冬至建寅爲二郊以排鄭說然王者實惟一郊而已其正郊與非正郊王有所未達耳

姜氏兆錫曰郊之用辛也以周家始郊而冬至適遇辛日自後乃用冬至月之辛日也

方氏苞曰此祈穀之郊也故有卜日之禮春秋所書魯卜郊亦

祈穀之郊若冬至祀天于南郊則大司樂有明文又冢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則圜丘不卜日明矣

李氏光坡曰詩皇王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魯郊牲用騂與周郊牲從玉色異矣穀梁言郊期云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郊日用辛與周禮言冬日至于地之圜丘異矣成王褒周公殊以殷禮如牲用白牡是也故魯君乘大路亦用殷車與周王玉輅以祀異矣魯雖侯爵得晝衣如上公故魯公被衮與周王大裘異矣郊特牲所

言明是魯郊而又稱王乃東魯儒生不見王府典籍
意以周郊如魯遂以魯事記周禮如孟子言周室班
爵祿乃是殷制可見矣蓋古者王朝典法不可輕見
孔子若非孟僖子資以車財適周亦無由得禮學之
真戰國策士每言闕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可
見其難也作記者見周用冬日至魯郊用辛不得其
謂故以意合之曰郊之用辛乃始郊辛日適值日至
鄭知其誤故分魯郊周郊又分寅月子月又分圜丘
南郊今載王氏迎長日之至爲子月郊即圜丘以補
鄭闕而載鄭注言此記之誤以定周魯之郊庶得其

意若徒呼鄭某斥祖緯外强中乾得無徃遺之禽而反爲詬乎

齊氏召南曰王肅用董劉之說直截明快此經意郊何以用辛由周始郊時冬至日遇辛其後凡冬至後辛日則郊天也經文甚明而鄭謂是舊禮自生荊棘矣圜丘卽郊名號異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孔氏穎達曰王者猶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

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

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更不吉便用下辛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于不郊非禮也

陳氏澔曰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爲卜牲與

姚氏際恆曰卜郊卜于月三辛也陳可大引曲禮大饗不問卜之語謂大饗不宜卜按禮言不同不必執

此例彼況大饗有數義曲禮未嘗專謂郊祭之大饗也又謂卜既用冬至辛則有定日此拘前解用冬至後辛日之說不知春秋卜三辛非定用冬至後辛日也春秋卜安知春秋以前不亦卜奚必始于魯乎又謂但云卜郊則非卜日不知春秋云卜郊即卜日也又謂下文言帝牛不吉或爲卜牲不知春秋原分卜郊卜牛此文是卜郊下文帝牛不吉是卜牛也百官百姓之分未詳鄭氏以百姓爲王之親方性夫以爲諸侯陳可大以爲族姓之臣郝仲輿以爲勳業世家皆臆測無定說

陸氏奎勳曰按周禮郊天必於冬日至若用辛即分上中下而有待于卜此雜魯郊而言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即禮運所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也

姜氏兆錫曰告于祖廟而始卜故云受命作龜即卜師所云揚火作龜者也於祖廟爲尊祖于禰宮爲親考　陳註曰郊有定日曲禮大享不問卜是也此卜郊或爲卜牲即下文所稱帝牛不吉之屬與愚按上文言郊之用辛則卜乃卜辛之日非凡卜日比也又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下文戒百官

百姓之屬卽其事也此其爲卜祭日而非卜祭牲益明矣且太享之禮享帝於明堂祫祖于太廟與享賓于祖廟是也而以此斷爲郊不問卜失之矣澤謂澤宮也姓謂族姓言百者明多也其日卜竟選士于澤宮有司將以祭事戒命眾執事而君先親臨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于是有司獻戒命于庫門之內以戒官僚而又于太廟之內以戒族姓也

李氏光坡曰疏曰或曰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張融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張据周官冢宰分明定解則

此卜實兼日與牲尸不但牲也陳註未是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萬氏斯大曰郊即泰壇圜丘此文言周郊事最詳車旂冕服一以此文爲正

姚氏際恆曰記文前後言郊社之禮皆指王者非指諸侯甚明鄭氏以其云被衮不合周禮王祀昊天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以其云象天不合其所謂冕
衣裳九章無日月星辰故曰此魯禮也後儒依阿其
說皇氏曰魯用王禮故稱王孔氏曰作記者旣以魯
禮而云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俱屬不通之論鄭氏
乆以素車為殷路謂周公之郊用殷禮不知魯旣僭
用郊何為不用本朝禮而用殷禮乎孔氏曰公羊傳
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周公旣用殷之白牡故
知用殷禮也夫詩言白牡騂剛不過取其色之紅白
斑然以為文章爾謂祀周公魯公分殷周禮尤可笑
至若方性夫周希聖亦皆目記文為前代禮凡此皆

執周禮以誤解禮記者也陳用之曰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袞所以襲大裘也若是則周禮何以遺言袞記文何以遺言裘乎陸農師云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有兩旂兩車也乘玉路建大常卽道之車也取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卽事之車也取之以赴壇尤迂鑿可笑又曰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升降之龍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若然則周禮交龍之旂反爲小旂非王者所用乎凡此皆執周禮以牽合禮

記者也皆無是處
姜氏兆錫曰祭報報日時之早晚及牲事之簡具也不哭以謹譁也不敢凶服以趨吉也氾埽灑而後埽以去塵也反道謂剗土反之新者在上以除垢也鄉爲田燭謂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以照路也五者皆蔵爲常不待上令民自聽從此蓋言其日將祭之時也象天象卷龍升降于天也家語云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周官云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是也素車殷大輅也旂冕有旒皆取垂下之義以上文皮弁服本文袞冕推之此蓋言其日正祭之時也其在

道至泰壇儀攷詳見家語

任氏啟運曰周禮祀天大裘而冕鄭謂服大裘不服袞家語旣至泰壇王脫裘服袞王肅主家語陳澔謂內大裘外襲袞愚謂陳近之蓋裘上有裼裼外加襲襲上加禮衣玉藻以襲爲充美言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是明言大裘之襲矣況表裘不入公門豈有祭天而表裘者鄭謂言冕不言服豈是止用其冕不用其服按享先王以下皆言冕不言服豈有凡祭皆不服者賈疏附會鄭注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大裘按祭天時極寒故言司服于此當供大裘豈有

夏至而服大裘者自賈氏一言而夏至祭地幾廢矣

鄭氏堅執大裘之說于此不可通則曰此王魯公也

魯有王禮故稱王不更悖乎陸佃謂周禮乘玉路建

太常是郊道之車此素車大旂是郊事之車近周世

璋謂祭天有兩車兩旂或有兩服其說可通但未見

其必然耳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音迪別彼列反

徐氏師曾曰天神遠而尊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

陸氏奎勳曰亦公羊家說魯郊牛之口傷者與周之

與故無涉

姜氏兆錫曰祭上帝謂之帝牛祭后稷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滌之所爲猶用也蓋二牛皆在滌若卜郊牛不吉或有死傷卽用稷牛以郊而别選稷牛所以然者帝牛非在滌三月不可稷乃人鬼其牛但其足用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錢氏公輔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有聖人之德者配焉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眞氏德秀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祀唯以誠故壇而不屋配以祖亦以尊祖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祀必備禮故屋而不壇配以父亦以親父也

黃氏叔暘曰物非天不生人非祖不生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則郊之祭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矣乃報本反始之大者

非若常祭不能兼也

姚氏際恆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言所以配上帝也天即上帝記文之言爲是

朱氏軾曰天祖俱本也故祭而以祖配之所以報本而反乎物所自始身所自始也

陸氏奎勳曰以祖配天自有虞氏郊嚳歷代遵之若以祖配地吾未之前聞也漢魏及南北朝祀地北郊往往以皇后配則尤褻瀆而悖于禮矣且古有祭社之禮無祭地之禮漢匡衡始稱北郊蓋亦泥周禮有

夏日至祀地于澤中之方丘之文而不知周公制禮

實未嘗行此祀典也

姜氏兆錫曰郊以配天也亦稱配上帝者互文也朱

子曰周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郊祀后稷以配天而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卽是天郤分祭何也

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內以神祀之故謂之帝

也

任氏啟運曰我將篇宗祀文王以配帝而曰天右之

文右享之孔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嚴父之說亦就周公

論之耳若謂成形于父必以父配則宜以厲配乎以幽配恐天不享矣且對幽厲而歌文右享于名何謂若易其名而歌儀式刑幽厲之典不悖理耶蓋周人始生唯后稷于氣始爲宜受命則文王故于物成爲合朱子亦云則以有功者配恐不當執形于父之說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仕詐反耆巨夷反

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昔之所用

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篡

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以離

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

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黃氏乾行曰蜡之爲名求索之義也所以謂之索者

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

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況有功于農爲民

所天如八神者乎

徐氏師曾曰八神以下經文爲正鄭云去百種而昆

虫方氏亦去百種而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

之于末皆非也嚴十二月當依周氏謂夏正建丑之
月
姚氏際恆曰大蜡八鄭氏以爲先嗇一司嗇二農三
郵表畷四貓虎五防六水庸七昆虫八方性夫去昆
虫而分貓虎張子厚去昆虫而增百種說者多以張
說爲是伊耆氏鄭氏以爲古天子號陳用之以爲古
官名孔氏以爲神農陳可大以爲堯十二月鄭氏以
爲建亥周希聖以爲建丑皇氏以爲三代各以十二
月爲蜡皆未詳孰是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以昆虫之害苗者終八之數甚謬

當分貓虎爲二蓋大蜡之稱非以其特重而以其周
徧也周禮伊耆氏掌國之祭祀共其杖咸爲蜡始者
謂是官掌之也指堯與神農者皆非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蜡息之禮也鄭注曰蜡祭八神
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
昆虫八也張子曰昆虫害苗不當祭百穀之種凡八
也按下文張說得之但百種當謂祭百種之神耳伊
耆氏堯也索求也十二月謂夏正也合聚猶閉藏也
其月萬物歸根復命聖人報其神之有功者故索享
之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

方氏苞曰八蜡貓爲二一無昆虫昆虫祝其毋作而虎

已非祀典所及也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且祝以

瑨滅可知無祀之之義張子知昆虫不當祭而以百

種爲蜡之一亦未安祭百種以報嗇設陳百種以祭

先嗇耳鄭注甚明又曰萬物當作萬民下所列八者

皆主嗇事與萬物之神無與也蓋蜡之祭乃合聚萬

民以一日之澤慰其終歲之勤而主報先嗇以重其

事則樂而不荒曰索饗者因先索司嗇而及司農因

農而及郵表畷以及坊與水庸之爲田利貓虎之能

除田害者皆報焉則有關于嗇事者求索殆盡矣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是也種之勇反下之種同鄭亦作尤有周反啜丁劣反貓又作猫爲于僞反坊音房

・陳氏澔曰主者言爲八神之主也百種之神也

徐氏師曾曰据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亦獨何哉

萬氏斯大曰八蜡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

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蟲司嗇卽先嗇不可分爲二貓虎二物不可合一經文自明諸說未了爲主先嗇而祭司嗇謂八蜡以先始嗇之人爲主而司嗇卽始嗇之神故以爲首報嗇二字蒙上司嗇百種二者而言言祭二者皆所以報先嗇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先嗇爲神農以司嗇爲后稷陸農師以先嗇爲田祖司嗇爲田畯謂若稷則自于秋報之矣陸說似優水庸鄭氏以爲溝陸農師謂水絕句庸事也爲句陸說似未然

姜氏兆錫曰先嗇謂神農主如前主日之主章司嗇謂古后稷官也百種方氏謂百穀之種也陳注謂百穀之種之神也蓋嗇功成卽以百種祭其神而報之與祭魚祭獸之意畧同也馬氏曰先嗇者其知足以創物立法于其先司嗇則因其成法謹司之而已故祭以先嗇爲主而配以司嗇也農爲古之田畯有功于民者也郵者郵亭之舍表標也標表田畔相連屬處造爲郵舍而田畯居以督耕故竝享之也享禽獸謂主禽獸之神迎貓虎卽其神也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食之有功故迎其神祭之眉山蘇氏謂迎貓

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于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坊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謂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

方氏苞曰凡祭粢盛有定品惟先嗇司嗇則百種皆陳以報其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壑火谷反榛側巾反殺所界反

陳氏祥道曰蜡祭之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

帶榛杖其牲體韻擧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古者蜡則飲于樂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旣蜡而休民息已也

馬氏晞孟曰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于其幽民有以致力于其明神有功則報之民有力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徐氏師曾曰按陳壽翁云蜡之服王元冕而有司皮

弁素服葛帶榛杖方氏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二說不同愚謂元冕總言王服以祭羣小祀不特蜡也子男及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皮弁則天子至士所共用蜡祭通乎上下則天子服皮弁以祭亦未可知故疑方說爲長

萬氏斯大曰京山郝氏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閒蜡祭之服此說是也先儒謂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玩此記上下文俱詳言蜡事並不及臘奈何意爲牽合乎按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

祭也秦則臘月卽名臘祭而所祭者及先祖五祀與此篇所言蜡祭不同說見月令臘先祖五祀條　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卽息田夫也

姚氏際恆曰徐伯魯曰土反四句祝辭也方氏言其時事如此是也或泥毋字以爲祈禱之辭不知禮有報有祈本不相通方報而卽祈非禮也愚按此正是泥處方報之時亦自可祈觀甫田之詩秋田祭方社報田祖而云祈甘雨求倉箱蓋可證矣　雜記云大夫弁而祭今謂王皮弁素服已屬過況葛帶榛杖僭

然喪服乎記文似迋陳用之謂執事者之服未見其必然也黃衣黃冠而祭鄭氏謂旣蜡臘先祖五祀此臘說又與下息田夫一句又不相貫野夫黃冠草服豈王者同于野夫乎方性夫謂助祭者之服亦未見其必然也記文此等處不必強解

姜氏兆錫曰祝辭宅之言居謂故居也反宅則土無崩起歸壑則水無汎濫昆虫螟蝗之屬澤藪澤也毋作則不害于穀苗歸澤則不萌于穀土以本文推之昆虫草木乃祭坊庸之祝辭非祭昆虫之謂當從張說爲正此以上言蜡祭之名義也皮弁素服以下言

蜡祭者之儀制也言物之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而殺于喪禮也用葛者麻之殺用榛者竹之殺殺于喪則祭之盡報其功則仁之至黃衣黃冠而祭此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也疏曰對言之爲蜡與臘總言之俱名蜡也月令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與此十二月異時者秦制耳自其事謂之田夫自其居謂之野夫冬則無田事而居矣草服象草色黃也祭者之儀制若草野之夫然　陳氏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方氏苞曰中原多墳壤若甚雨驟至川漲暴作則沙土隨流而瀉田多破壞故祝以土反其宅曰反其宅者古法一畮三甽廣尺深尺起其土以爲隴苗生葉乃潰其土反之故處而隴漸平也　又曰土反其宅四語乃八蜡祝辭之總疏以土爲坊以水爲庸似悞任氏啓運曰周禮祭蜡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是臘亦名蜡蓋彼統言之此析言之也陳祥道曰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其浹洽之意爲何如哉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八